

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

崔季舒 安陽黃氏 齊後主 王惠照 獨孤陀 楊素 滕景貞 元邃 劉志言 素娥
張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載言 范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成 張翰 南鄭縣尉 李泮 元自虛
崔季舒

北齊崔季舒，位至侍中特進。忽爾其家池中蓮，皆化為人面，著鮮卑帽。又其妻曾晝寢，見一神人，身長丈餘，黑體黑毛，前來逼己。巫曰：「此是五道將軍，入宅者不祥也。」又庭中忽流血，有一白物，大如斛，自天而下，當其子首，未至尺餘，乃滅。季舒又見其家內廳中，有一大手，長丈餘，從地而出，滿室光耀。問左右，皆雲不見，尋以非罪見誅。（出《北史》）

安陽黃氏

北齊武成時，安陽縣有黃家者，住古城南。其先累世巨富，有巫師占君家財物欲出，好自防守。若去，家即大貧。其家每夜使人分守。夜有一隊人，盡著黃衣，乘馬，從北門出。一隊白衣人，乘馬，從西門出。一隊青衣人，乘馬，從東園門出。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。當時並忘，去後醒覺，撫心懊悔，不可復追。所出黃白青者，皆金銀錢貨。良之，復見一人，跛腳負薪而來，亦問趙虞，家人念極，命奴擊之。就視，乃家折腳鑄也。自此之後，漸貧，死亡都盡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齊後主

北齊後主武平五年，如晉陽，在路，兵人於幕下忽（「忽」原作「無」，據許本改。）唱叫，訊之曰：「見無數人，皆騎小馬如狐，爭揮刀梢，故叫之。」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王惠照

武平末，廣平都省主事王惠照。息休為郡學生，刻木作一小兒，盛衣帶裡，每食必食之，告云：「奴啖。」方自食，自此後迷，為魍魎著之，時餉不飼，則病友垂死。漸不饜菜蔬，要索酒肉。休兄竊取，以火焚之，休病轉困。其家事急，顧工匠刻木，妙寫形狀，為置靈床之處。下語云：「燒燬我如此，重刻何益？」歲餘，休成狂病卒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獨孤陀

隋獨孤陀，字黎邪，文帝時，為延州刺史。性好左道，其外家（「家」原作「甥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高氏，先事貓鬼，已殺其舅郭沙羅，因轉入其家，帝微聞之而不信。其姊為皇后，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。召醫視之，皆曰：「此貓鬼疾。」帝以陀後之異母弟，陀妻乃楊素之異母妹也，由是疑陀所為。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，上又遣左右諷陀。言無有，上不悅，左遷陀，陀遂出怨言。上令左僕射高穎、納言蘇威、大理楊遠、皇甫孝緒雜按之。而陀婢徐阿尼供言，本從陀母家來，常事貓鬼。每以子日夜祀之，言子者鼠也。貓鬼每殺人，被殺者家財遂潛移於畜貓鬼家。帝乃以事問公卿，奇章公牛弘曰：「妖由人興，殺其人，可以絕矣。」上令犢車載陀夫妻，將死，弟詣闕哀求，於是免死除名，以其妻楊氏為尼。先王有人訴其母為貓鬼殺者，上以為妖妄，怒而遣之。及是，乃詔赦訴行貓鬼家焉。陀亦未幾而卒。（出《北史》）

楊素

大業五年，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。潛於宮省，遣人就衛尉少卿蕭吉，請擇良日入新宅。吉知其不終，乃以書一卷付之。此書專是述死喪之事，素開而惡之，乃焚於前庭。素宅內造沉香堂，甚精麗。初成，閉之三日，然後擇日，始開視之，四壁如新血所灑，流於地，腥氣觸人，素甚惡之，竟遇鳩而死。九年，素長子禮部尚書楊玄感，庭中無故有血灑地，玄感懼，遂舉兵反，伏誅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滕景貞

滕景貞在廣州七層寺，永徽中，罷職歸家。婢炊，釜中忽有聲如雷，米上芴芴隆起。滕就視，聲轉壯。甑上生花數十，長似蓮花，色赤如金，俄頃萎滅。旬日，景貞卒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元邃

永淳初，同州司功元邃，其母白日在堂坐，忽見屏外有小人騎小馬入來，人長二三尺，馬亦相稱，衣甲具裝，光彩輝日，於庭內巡牆馳走，良久方滅。此後每常欲自殺，合家守之，經年稍息。母夜臥，以衣置被中自代，便即走出。侍者覺之，分覓，以投於井，比及出之，殆亦絕矣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劉志言

長安劉志言任華州下邽縣尉，此癖素凶，遂於裡內借宅，然宅內不免有怪。婢晨起理髮，梳墮地，婢俯取梳，見床下有布袋，中似有數歲小兒。婢引手取之，袋內跳出。婢驚懼走出，舉家就視，了無所見。志言秩滿而卒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素娥

素娥者，武三思之妓人也。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竊娘，能歌舞。三思曉知音律，以竊娘歌舞，天下至藝也。未幾，沉於洛水，遂族喬氏之家。左右有舉素娥曰：「相州鳳陽門宋媪女，善彈五弦，（「弦」原作「言」，據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改。）世之殊色。」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。素娥既至，三思大悅，遂盛宴以出素娥。公卿大夫畢集，唯納言狄仁杰稱疾不來。三思怒，於座中有言。宴罷，有告仁杰者。明日謁謝三思曰：「某昨日宿疾暴作，不果應召。然不睹麗人。亦分也。他後或有良宴，敢不先期到門。」素娥聞之。謂三思曰：「梁公強毅之士。非欸狎之人。何必固抑其性？再宴不可無，請不召梁公也。」三思曰：「儻阻我宴，必族其家。」後數日，復宴，客未來，梁公果先至。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，徐徐飲酒，待諸賓客。請先出素娥，略觀其藝。遂停杯，設榻召之。有頃，蒼頭出曰：「素娥藏匿，不知所在。」三思自入召之，皆不見。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，乃附耳而聽，即素娥語音也，細如屬絲，才能認辨，曰：「請公不召梁公，今固召之，不復生也。」三思問其由，曰：「某非他怪，乃花月之妖，上帝遣來，亦以多言蕩公之心，將興李氏。今梁公乃時之正人，某固不敢見。某嘗為僕妾，敢無情？願公勉事梁公，勿謂他言。不然，武氏無遺種矣。」言迄更問。亦不應也。三思出。見仁杰。稱素娥暴疾。未可出。敬事之禮。仁杰莫知其由。明日，

所授，不可廢也。」（出《甘澤謠》）

張易之

張易之將敗也，母韋氏，號阿藏，在宅坐，家人報雲，有車馬騎從甚多，至門而下，疑其內官也。藏出迎之，無所見，又野狐數擊飯甕牆頭而過。未旬日而禍及。垂拱之後，諸州多進雌雞化為雄雞者，則天之應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承嘉

唐神龍中，戶部尚書李承嘉，不識字，不解書，為御史大夫，兼洛州長史。名判司為狗，罵御史為驢，威振朝廷。西京造一堂新成，坊人見野狐無數，直入宅。須臾堂舍四裂，瓦木一聚，判事筆管，手中直裂。別取筆，復裂如初。數日，出為藤州員外司馬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秦州人

太定年中，秦州赤水店，有鄭家莊。有一兒，年二十餘，日晏，於驛路上，見一青衣女子獨行，姿容殊麗，問之，云：「欲到鄭縣，待二婢未來，躊躇伺候。」此兒屈就莊宿，安置廳中，供給酒食，將衣被同寢。至曉，門久不開，呼之不應。於窗中窺之，惟有腦骨頭顱在，餘並食訖。家人破戶入，於樑上暗處，見一大鳥，衝門飛出，或云是羅刹魅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梁載言

唐懷州刺史梁載言，晝坐廳事，忽有物如蝙蝠，從南飛來，直入口中，翕然似吞一物，腹中遂絞痛，數日而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范季輔

鄜城尉范季輔，未娶。有美人崔氏，宅在永平裡，常依之。開元二十八年二月，崔氏晨起下堂，有物死在階下。身如狗，項有九頭，皆如人面，面狀不一，有怒者，喜者，妍者，丑者，老者，少者，蠻者，夷者，皆大如拳，尾甚長，五色。崔氏恐，以告季輔。問諸巫，巫言焚之五道，災則消矣。乃於四達路積薪焚之，後數日，崔氏母殂，又數日，崔氏死，又數日，季輔亡。（出《記聞》）

洛陽婦人

玄宗時，洛陽婦人患魔魅，前後術者治之不癒。婦人子詣葉法善道士，求為法遣。善云：「此是天魔，彼自天上負罪，為帝所譴，暫在人間。然其譴已滿，尋當自去，無煩遣之也。」其人意是相解之詞，故求祐助，善云：「誠不惜往，乃攜人深入陽翟山中。」絕嶺有池水，善於池邊行禁，久之，水中見一頭髻，如三間屋，冉冉而出，至兩目，睽如電光。須臾雲霧四合，因失所在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裴休貞

金吾將軍裴休貞，微時，居教業裡。有客過之，休貞飲客，其弟皆預。日晚客去，休貞獨臥廳事。昏後，休貞醒，繞床有聲曰：「哥哥去娘子。」如此不絕。休貞視呼者，狀甚可畏，繞之不止。休貞懼，跳門呼奴，奴以燈來，其弟亦至。於是怪依燈影中，狀若崑崙，齒大而白，長五尺。休貞弟休元，素多力，擊之以拳，應手有聲，如擊鐵石，怪形即滅。其歲，休貞母殂。（出《記聞》）

牛成

京城東南五十里，曰孝義坊，坊之西原，常有怪。開元二十九年，牛肅之弟成，因往孝義，晨至西原，遇村人任杲，與言。忽見其東五百步，有黑氣如轎車，凡十餘。其首者高二三丈，餘各丈餘，自北徂南，將至原窮。又自南還北，累累相從。日出後，行轉急，或出或沒。日漸高，皆失。杲曰：「此處常然，蓋不足怪。數月前，有飛騎者，番滿南歸，忽見空中有物，如角馱之像。（「如角」五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飛騎刀刺之，角馱湧出為人，身長丈餘，而逐飛騎。飛騎走，且射之，中。怪道少留，又來踵，飛騎又射之，乃止。既明，尋所射處，地皆有血，不見怪。因遇疾，還家，數日而卒。」（出《記聞》）

張翰

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，有親故妻，天寶初，生子，方收所生男，更有一無首孩子，在傍跳躍。攬之則不見，手去則復在左右。按《白澤圖》曰。其名曰「常」。依圖呼名。至三呼。奄然已滅。（出《記聞》）

南鄭縣尉

南鄭縣尉孫旻，為山南採訪支使，嘗推覆在途，舍於山館。忽有美婦人面，出於柱中，顧旻而笑。旻拜而祈之，良久方滅，懼不敢言也。後數年，遷授桑泉尉，在京疾，友人問疾，旻乃言之而卒。（出《記聞》）

李泮

咸陽縣尉李泮，有甥勇而頑，常對客自言，不懼神鬼，言甚誇誕。忽所居南牆，有面出焉，赤色，大尺餘，跌鼻踰目，鋒牙利口，殊可憎惡。甥大怒，拳毆之，應手而滅。俄又見於西壁，其色白。又見東壁，其色青，狀皆如前，拳擊亦滅。後黑面見於北牆，貌益恐人，其大則倍。甥滋怒，擊數拳不去，拔刀刺之，乃中。面乃去牆來掩，甥手推之。不能去，黑面遂合於甥面，色如漆，甥仆地死。及殯殮，其色終不改。（出《記聞》）

元自虛

開元中，元自虛為汀洲刺史。至郡部，眾官皆見，有一人，年垂八十，自稱蕭老，「一家數口，在使君宅中累世，幸不占廳堂。」言訖而沒。自後凡有吉凶，蕭老為預報，無不應者。自虛剛正，常不信之。而家人每夜見怪異，或見有人坐於簷上，腳垂於地；或見人兩兩三三，空中而行；或抱嬰兒，問人乞食；或有美人，濃妝美服，在月下言笑，多擲磚瓦。家人乃白自虛曰：「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，前人皆以香火事之。今不然，故妖怪如此。」自虛怒，殊不信。忽一日，蕭老謁自虛云：「今當遠訪親舊，以數口為托。」言訖而去。自虛以問老吏，吏云：「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，有山魈。自虛令積柴與樹齊，縱火焚之，聞樹中冤枉之聲，不可聽。月餘，蕭老歸，縞素哀哭曰：「無何遠出，委妻子於賊手。今四海之內，孑然一身，當令公知之耳。」「乃於衣帶，解一小合，大如彈丸，擲之於地，云：「速去速去。」「自虛俯拾開之，見有一小虎，大才如繩，自虛欲捉之，遂跳於地，已長數寸，跳擲不已。俄成大虎，走入中門，其家大小百餘人，盡為所斃，虎亦不見。自虛者，亦一身而已。（出《會昌解頤錄》）